十駕齋養新錄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六

嘉定錢大昕

三史

續漢書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休奕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

十三史十史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有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十二卷目錄類有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晁氏讀書志作殷仲茂蓋宋史避諱改殷爲商類事類有十三代史選三十卷吳武陵唐人蓋唐時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書爲十三代史也又類事類有十史事語十卷十史事類十二卷李安上十史類要十卷十史者自三國至隋十代之史馬班范三家不在其數

十七史

宋人於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於是有十七史

之名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十七史贊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類事類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陳振孫云或即王令也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上作讀十九史詩賜近臣和十九史之名它無所見或即十七之譌

十八史十九史

元曾先之撰十八史略二卷蓋於十七史之外益以宋事也明初臨川梁孟寅益以元事稱十九史略

監本二十一史

日知錄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試亦務行文使逐

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　欽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

北監本十三經注疏刻始於萬歷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廿一史則開雕於萬歷廿四年至卅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

史記舊本

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曰暘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

依尚書字按太史公多識古文所引諸經與今本多異者皆出先秦古書後人校改漸失其真即湯谷一條推之知舊本爲小司馬輩改竄者不少矣

十二諸侯年表

史記諸年表皆不記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廣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是也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當有徐廣曰庚申字今刊本乃於最上添一格書干支而删去徐廣注讀者遂疑爲史公本文曾不檢照後二篇亦太疏矣攷徐注之例唯於每王之元年記干支此表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

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亦非徐氏之例其爲後人羼入鑿鑿可據且史公以大陰紀年故命大初之元爲閼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値庚申則庚申爲徐注又何疑焉

角里先生

吳郡志人物門云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史記正義今史記南北雍刻於留侯世家但載索隱說以周術爲河內軹人初不載正義之文蓋正義之散落多矣圖稱陳留者舊傳

自序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此即四皓之東園公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此即四皓之黃公也稱漢人自述其先代仲翔生於漢末追溯鄉哲所言皆當不妄而索隱止載東園公姓庾夏黃公姓崔於圈氏虞氏說置而不取愚謂四皓之姓名里居太史公既無明文安知庾崔之必是而圈黃之必非乎安知周術之必居河內而不居吳乎史記正義失傳宋人合索隱正義兩書散入正文之下妄加刪削使後人不得見守節真面良可嘆也

司馬貞

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新舊唐書皆無傳守節正義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貞前後序不見年月按唐書劉知幾傳開元初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唯子夏易傳請罷詔可今補史記序自題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唐制宏文館皆以它官兼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國子博士係正五品上故得學士之稱神龍以後避孝敬皇帝諱或稱昭文或稱修文開元七年

仍爲宏文以題銜驗之貞除學士當在開元七年以後也高祖本紀毋劉媪索隱云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膺復當是膺福之譌先天二年爲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見唐書公主傳今河內縣有大雲寺碑郎膺福書也徐彥伯卒於開元二年見唐書本傳貞與賈徐諸人談議當在中睿之世計其年輩蓋在張守節之前矣唐書藝文志又稱貞開元潤州別駕蓋由文館出爲別駕遂蹭蹬以終也

吳楚通稱

吳王濞列傳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吳之師傅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并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項羽故地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

漢書景祐本

予撰漢書攷異謂哀帝紀元壽二年春正月元壽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鄉當作成都樂成下衍龍字百官公卿表寧平侯張歐寧當作宣俞侯樂賁樂當作欒安年侯王章年當作平平喜侯史中喜當作臺廣漢太守孫寶實當作寶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之以當作以之地理

志逢山長谷諸水所出諸當作渚博水東北至鉅定博當作時張良傳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陳留陳字衍校乘傳凡可讀者不二十篇不當作百韓安國傳梁城安人也城當作成韋賢傳晝爲亞人當作亞佞幸傳龍雒思侯夫人雒當作額頃見北宋景祐本此十數處皆與予說合景祐本後題二年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一千三百三字九月校書畢凡增

地理志譌字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東井當作軫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危當作尾

臣瓚晉灼集解

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按顏氏漢書敘例云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略並題云然斯不審耳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隋志多承阮錄舊文則應劭下當有等字殆傳寫失之也晉灼集解十四卷不載於隋志則師古所謂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未之見王阮既未著錄故隋志亦遺之也

漢書注本始于東晉

漢書敘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據此知不獨服虔應劭音義各自單行卽晉灼臣瓚兩家亦不注于本文之下直至蔡謨乃取臣瓚書散入漢書謨固東晉人也小顏所注蓋依蔡本而稍采它書附益之

後漢書注攙入正文

郭太傳初太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之文今誤作大字溷入正文予嘗見南宋本及明嘉靖已酉福建本皆不誤蔚宗書避其家諱於此傳前後皆稱林宗字不應忽爾稱名且其事已載黃憲傳毋庸重出也

張堪

張衡之祖父堪蜀郡太守列傳第二十一卷所稱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者即其人也彼傳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小異郡望無改何屺瞻謂別是一人非也

章懷注多譌字

和帝紀注引說文擘音大可反大可當作追小

李通傳注引謝承書安衆侯劉崇崇當作寵

馬援傳注父仲又嘗爲牧師令師當作帥

馮衍傳注曲陽縣名故城在今定州故城縣西案唐定州無故城縣蓋鼓城之譌毛本作彭城縣彭與鼓字形相涉而譌

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注引書曰鳥夷卉服鳥當作島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傳尚書本亦是鳥字故章懷引以注鳥語之人文校書者誤依今禹貢本改之非章懷之誤也

王充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按論衡自敘篇云六歲教書有巨

人之志父未嘗答毋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問稱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聖祖愚王翟聖賢蓋自居于聖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稱孝誰則非孝

陳蕃傳二郡字

陳蕃傳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史所稱二郡謂太原太守劉瓆案趙津南陽太守成瑨案張汜也據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趙津晉陽者太原屬縣故瓆得案其罪此傳小黃門下無晉陽字則二郡文不可通矣

孔融傳誤

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注並獻帝子案東海王祗乃東海王彊之元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矣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東海疑北海之譌說見攷異）敦以建安十七年封其時融已歿矣蔚宗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戾如此

許慎傳漏略

儒林許慎傳大疏略敘其歷官但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說文自序云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說文在和帝永元十

二年庚子歲也其子沖於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上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又云今慎已病則太尉南閣祭酒乃其所終之官也說文引漢人說皆直稱其名唯賈逵稱賈侍中而不名沖上書云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慎爲賈逵弟子無疑漢儒最重師承而史略不及之此其疏也攷賈逵傳永元三年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騎都尉十三年卒是慎撰說文時逵尚無恙其爲太尉南閣祭酒亦當在永元時攷和帝紀永元五年太尉尹睦免而張酺代之十二年酺免而張禹代之延平元年禹遷太傅而徐防代之是慎爲南閣祭酒時府主非張酺即張禹也沖上

書又言愼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此事亦嘗見于傳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本自單行與章懷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别其併於范史實始於宋乾興元年蓋因孫奭之請今北宋槧本前載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亾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奥義蓋謬以志爲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馬紹統矣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於卷首特標注補明非蔚宗元文也厥後

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然司馬史實名續漢書劉氏以補范闕因冒後漢之名今旣與范史並列學官謂宜改題續漢志以復紹統舊名且訂宋明刊本沿襲之失

安縣即婁縣之譌

續漢書郡國志吳郡有安縣攷前書晉宋志皆無之此志亦不載何年置前無所承後無所并疑即婁之壞字因婁譌爲安校書家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於無錫之後并改十二城爲十三盧熊蘇州府志謂東漢省錢唐而增安縣又謂

建安中孫權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以安屬屯田典農校尉之說未審盧氏何據大約後人臆造耳監本無婁字新刊本依宋本增之其實宋本未必是監本未必非也漢志婁縣下云有南武城闔閭所築以備越續志安縣下注越絕云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兩縣俱有備越遺迹益信安與婁非二地矣

平原有西平昌縣

予校郡國志至樂安國下云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疑西平昌三字爲衍文及讀宦者傳彭愷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屬

在平原郡又晉志平原國有西平昌縣乃知西平昌實平原屬縣因樂安與平原文相次遂錯入注中當改作大字繫於平原郡諸縣之末已載其說於廿二史攷異矣今檢漢碑又得一證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永憙年號

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築殿闢地得古甕其封石作兩闕狀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繩祖之大父勤齋先生于堅跋云永憙之號不見于史

按沖帝即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憙之與嘉文字易貿亂一年而改見於它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漢沖帝永嘉之爲永憙也

三國志注誤入正文

魏志王肅傳評末云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陳少章謂劉寔以下當是裴氏注譙周傳評後注引張璠以爲云云與此正同肅爲晉武帝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貶詞豈應於評中更摭其短乎尋攷承祚諸評文簡而要從未引它人說少章之言是也

蜀志楊戲傳載季漢輔臣贊其有贊而無傳者附注爵里於下注亦承祚本文也最後有云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此二行及王常衛三傳皆裴松之注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讀者亦仍為承祚正文則大誤矣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見于晉書本傳及隋經籍志若雜記則隋志無之或云陳術撰亦必晉人不應承祚遽引其書蓋裴氏於李孫德李偉南二人注下既各引雜記以補本注之闕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見於承祚書故附錄以傳異聞此亦裴注之恒例今承譌已久特為辨正以諗讀史者

徐詳當有傳

吳志是儀胡綜二人同傳綜傳末云徐詳者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陳少章云承祚書凡不立傳而附見它傳者雖事迹可稱評皆不及之今綜次於儀詳又附綜傳而評云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又云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攷詳通使曹公唯一見孫權傳如陳氏之評則固屢奉使稱旨矣評先詳後綜其非附見綜傳可知無傳有評似乖史例意詳自有傳而偶逸之綜傳末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綜傳孫權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都督又江表傳詳嘗以侍中偏將軍爲節度官典掌軍■亦可略見其幹略矣

新晉書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而晉宣武二帝紀陸機王羲之二傳論出太宗自撰故卷首題御撰而不列史臣之名然當時王隱何法盛臧榮緒諸家之書具在故劉知幾史通有新晉書之稱尚書正義所引晉書今本無之當是臧榮緒書也李善注文選備引諸家晉書而不及御撰之本逆安史陷兩京故籍散亾唯存貞觀新撰書後世遂不知有新晉之名矣

晉書敘例

晉書紀志列傳載記百三十卷之外別有敘例一卷目錄一

卷今目錄猶存而散播所撰敘例久不傳矣其見于史通者一云凡天子廟號唯書于卷末一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一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

新舊晉書不同

舊晉書無劉伶畢卓傳新書始增之

劉遺民曹纘皆于檀氏春秋有傳今晉書無其名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劒穿屋而飛本出劉敬叔異苑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始采之新晉書亦采焉

劉知幾云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皇朝新撰

晉史多采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襲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
逸史用補前傳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晉南渡後僑置徐兖青諸州郡於江淮間俱不加南字劉裕
滅南燕收復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治之而僑置之名
加故其時兖境亦收復不別立北兖州但以刺史治廣陵或
治淮陰而遥領淮北實郡義熙末乃以兖州刺史治滑臺而
二兖始分然僑立之州猶不稱南至永初受禪以後始詔除
北加南此詔載於宋書本紀可謂信而有徵矣宋書州郡志
謂晉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據

後來之名追稱之非當時已稱南兗南青也乃晉書地理志兗州篇謂明帝以郗鑒為刺史寄居廣陵後改為南兗州則甚誤矣攷東晉之世徐兗二州刺史或分或合自郗鑒以後領兗州刺史者紀傳一一可攷曷嘗有稱南兗州者乎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此皆誤采宋志之文而不知晉時本無南字元帝渡江之始未嘗有北徐州也史家昧於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

晉書沿襲之誤

地理志司州篇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恒農譙松滋大戚八縣大戚者廣戚也據宋書州郡志青州篇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邱大劇臨朐十一縣爲高密國大亦縣名即東莞之廣縣也隋人避煬帝諱改廣爲大唐初史臣不能更正遂若晉人預避隋諱此可噴飯矣營陵安邱廣劇臨朐五縣皆屬東莞不屬城陽志以此十一縣皆屬城陽亦誤也徐州篇載明帝立南太平南泰山等郡攷晉時無太平郡蓋廣平之譌宋志謂永初郡國有廣平郡寄治丹徒後省爲縣屬南太山者是也此亦沿襲隋諱改廣爲

大後來校書者又妄改作太耳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有大至郎廣至也宜城郡有大梁郎廣梁也大德郎廣德也

濟陽乃濟陰之譌

地理志濟陽郡漢置統縣九定陶乘氏句陽離狐宛句已氏成武單父城陽當作成陽攷漢所置郡無濟陽蓋濟陰之譌宋志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兗州領成武冤句冤與宛同單父城陽四縣永初郡國又有句陽定陶可證此濟陽爲譌字又列傳卞壼濟陰冤句人杜元凱左傳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則此九縣屬濟陰益無可疑矣但晉時自有濟陽郡宋志謂晉惠分陳留爲濟陽國者是也晉志以太康地志爲斷故不列濟陽

之名濟陽所領縣今亦無攷要之濟陰自濟陰濟陽自濟陽不可混而爲一志既不書惠帝分濟陽似史臣竟誤仍濟陰爲濟陽非由傳寫之失也

樂安國鄒縣

晉志樂安國有鄒縣當是梁鄒縣史誤脫梁字日知錄攷之甚詳

吳興郡脫一縣

陽羨縣前漢屬會稽後漢屬吳郡吳孫晧改屬吳興晉志吳興郡統縣十不及陽羨者漏也後有吳興之陽羨語可證周處傳義興陽羨人義興郡因處子玘起義而立處生前未有此郡當書吳興爲正

西郡非漢置

涼州有西郡漢置統縣五日勒刪丹仙提萬歲蘭池按司馬彪郡國志日勒刪丹屬張掖郡是此郡由張掖分而漢末不聞有西郡之名卽總序所述漢魏增置亦無之

青州脫北海郡

地理志青州無北海郡而有濟南郡統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按漢之濟南治東平陵領縣十四與此所領無一同者杜元凱左傳集解皆以晉郡縣證古地名濟南有歷城平陵於陵濕陰祝阿諸縣而平壽卽墨自屬北海與此志相校唯有祝阿一縣相合餘皆乖錯又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

從叔父遂爲濟南王凌爲北海王兩郡同時建國不聞并北海入濟南志殆誤矣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歷城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六縣唯土鼓逢陵二縣下云晉無則歷城諸縣皆晉所有也朝陽縣下云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諸縣仍屬濟南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卽墨下密平壽六縣唯劇縣下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今志屬東莞）其餘五縣不云改屬則晉時平壽諸縣仍屬北海也杜元凱生于晉世沈休文去晉未遠故當取以爲信蓋濟南郡領歷城著平陵於陵祝阿諸縣北海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墨都昌諸縣（北海都昌縣見左傳注）史家不知文字爛脫乃以北海屬縣入之

濟南後人遂謂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乎欽引輿地記豈其然乎

濟岷郡

濟南郡下又云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予謂此條亦晉志之誤攷宋志南兗州篇云濟岷郡江左立領營城晉寧江左立凡二縣蒙上永初郡國之文是濟岷郡本江左所立而宋初尚有此郡也又稱何志有平原郡領茌平臨菑營城平原四縣起居注元嘉十一年以平原之濟岷晉寧併營城先是省濟岷郡爲縣是濟岷郡廢爲縣并所領二縣故隸平原在元嘉十一年以前也又稱徐志有南東平郡領范朝陽歷城樓煩陰觀廣武

在平營城臨淄平原十縣是元嘉以後又并平原郡及所領縣入南東平郡也又稱孝武大明五年以東平併廣陵則并南東平之名亦不存矣濟岷一郡僑置并合之迹宋志歷歷可攷修晉史者采無稽之談不一檢照正史甚矣其無識也濟岷郡本江左立則太康地志自不應有此郡而徙蜀豪家之說不辨而知其誣矣

豫州之沛郡

蔡謨傳拜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按蔡謨領徐州刺史不見于成帝紀紀書郗鑒薨于咸康五年八月謨爲鑒軍司郎代鑒任必

在是年秋冬之間矣宋志南兖州沛郡下云舊屬豫州江左分配案成帝咸康七年四月實編戸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沛郡改配徐州當在咸康七年以後故蔡謨傳猶繫豫州也

幽州之燕國

謝安傳領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謝元傳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江左僑置燕國唯見此二條而地理志未之及焉攷宋書州郡志南徐州淮陵下云永初郡國又有下相廣陽二縣廣陽當是燕國屬縣義熙土斷後省燕國并入淮陵郡也

內史太守互稱

漢制諸侯王國以相治民事若郡之有太守也晉則以內史行太守事國除爲郡則復稱太守然二名往往混淆史家亦互稱之如元帝紀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攷丹陽未嘗爲王國地理志元帝改丹陽太守爲尹薛兼傳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則元帝紀誤矣王曠亦丹陽太守見陳敏傳而顧榮傳以爲內史其誤與元帝紀同它如陸雲稱清河內史本傳亦稱太守陸氏異林桓彝稱宣城內史成帝紀及本傳亦稱太守桓溫蘇峻諸傳蘇峻稱歷陽內史本傳亦稱太守成帝紀孫默稱琅邪太守元帝紀亦稱內史石勒載記周廣稱豫章內史元帝紀亦稱太守華軼傳王

承稱東海太守王湛傳亦稱內史名士傳此類譌混相承史家不能釐而正之也

沙門入藝術傳始于晉書

後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然中國人無習之者晉南渡後釋氏始盛宋文梁武之世緇流有蒙寵幸者然沈約姚思廉之史不為此輩立傳至晉書藝術傳乃有佛圖澄僧涉鳩摩羅什曇霍四人皆在僭偽之朝與晉無涉而采其誕妄之迹闌入正史唐初史臣可謂無識之甚矣

列女

晉書以僭偽諸國別為載記前涼張氏西涼李氏不失臣節

仍歸列傳此史例之善者也至如劉聰妻劉苻堅妾張苻登妻毛慕容垂妻段等守義不汚自當附于載記其家旣非晉臣又非晉詔所褒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與中邦巾幗同爲一科於限斷之法何枉敬播諸人雖免師心自用之譏矣張天錫李暠本爲晉臣其妻妾入于晉之列女是爲允當不當與劉苻慕容一槩而論也

嘉祐校七史

長編嘉祐六年八月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今世所傳皆出于嘉祐校刊之本魏書每卷末間有史臣校訂語它史無之蓋後來失

去

南齊書序錄

南齊書有序錄一篇劉知幾云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今沈約志序尚存蕭子顯之序錄不復見矣

後魏北齊兩書皆有例劉知幾云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又引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

諸史殘闕

宋書闕到彥之傳見書錄解題葢宋本已然

南齊書州郡志桂陽王鑠徐孝嗣高麗傳各闕一葉

魏書地形志二下卷有闕字

北史魏孝文六王傳廣平王懷全篇闕佚僅存卅二字汝南王悅篇亦多脫文京兆王愉之子爲西魏文帝清河王懌之孫爲東魏孝靜帝而傳末皆不見其名知此卷文字脫漏多矣

邢卲傳內自請置學至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凡六百六十七字皆李崇傳文誤入

緹裙

南齊書始安王遙光傳緹裙可望天路何階裙當作羣續漢

書五行志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起兵天水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遙光亦病躄故以隗囂況之郡國志天水郡冀縣有緹羣山

夷齊字誤

南史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孫頤谷志祖讀書脞錄据梁書夷齊作夷吾正其誤當矣又謂東秦當作東齊則誤甚漢書高帝紀田肎言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東西秦也後人因稱齊地爲東秦

官名地名從省

六朝人稱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爲黃散晉書陳壽王敦傳祕書著作郎爲祕著南史郭原平傳驍騎游擊將軍爲驍游南史何戢傳中書祕書爲中祕北史伊馥傳中軍鎮軍撫軍將軍爲中鎮撫領軍護軍爲領護南齊書百官志此官名之割裂而無義者也稱廬江九江爲廬九晉書伏滔正淮論宋書志序零陵桂陽爲零桂吳志步隲呂蒙朱治傳宋書志序棘門霸上爲棘霸潘岳西征賦犍爲牂柯爲犍牂左思蜀都賦犍爲廣漢爲犍廣常璩華陽國志建安晉安爲建晉陳書蕭乾傳會稽山陰爲稽陰陳書褚玠傳河閒東平爲閒平南史梁宗室傳論定襄侯祇衡山侯恭爲衡定南史張纘傳此地名之割裂而無義者也

唐人稱拾遺補闕曰遺補唐書溫造傳

宋人稱節度觀察為節察防禦團練為防團節度觀察掌書記支使為支掌職官志提刑轉運為提轉見涑水紀聞

金人稱防禦刺史為防刺金史宣宗紀

唐人稱咸陽華原為咸華杜子美詩

元人稱慶元紹興為慶紹海運圖石刻

新唐書明皇二十九女

唐書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吳氏糾其謬謂公主數多一人然不言所多何人予考傳載明皇諸女中有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咸通懿宗年號也以明皇女而追封於懿

宗之世殊爲不近情理攷懿宗八女中正有普康公主傳不著其封年乃悟咸通九年追封者必是懿宗女非明皇女也若去此一人正合二十九之數然史文踳駮至此校刊諸臣固難追其責矣

本紀一事重書而年月違錯

德宗紀貞元十七年嘉王運薨而文宗紀開成三年八月又書嘉王運薨憲宗紀元和十年丹王逾薨而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二月又書丹王逾薨此兩王之薨年必有一誤而吳氏糾謬不及焉予攷宋敏求唐大詔令載寶歷元年正月南郊赦文云亞獻嘉王運終獻循王遹各賜物一百匹則寶歷初

運尚無恙謂卒於貞元十七年者誤矣冊王逾傳稱元和十五年薨與穆宗紀同則憲宗紀書于十年者誤

宗室世系表脫漏

唐大詔令載元微之撰嗣虢王溥太僕少卿制錢珝撰宗正卿嗣鄭王遜大理卿制此兩嗣王之名宗室世系表皆闕而不載蓋唐中葉以後宗室嗣王入仕之途益狹譜牒散亾史家無所徵信矣

德王裕本名佑

吳氏譏昭宗子裕紀書祐爲誤按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之元子可冊爲皇太子仍改名裕是初封德王

時正名佑紀本不誤但傳失書改名一節耳祐佑偏旁小異古書本可通用吳不攷而妄糾之

彭王惕

憲宗子彭王惕傳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按惕爲憲宗子自元和十五年庚子憲宗崩至乾寧四年丁巳韓建殺諸王相距七十八年即使惕尚在豈復能領兵乎昭宗紀不書彭王名當是惕之後嗣王者傳輒以惕當被殺諸王之一恐未可信

通王滋

宣宗諸子傳通王滋會昌六年始王夔懿宗立徙王昭宗乾

寧三年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爲韓建所殺按懿宗紀咸通四年八月夔王滋薨是滋薨於懿宗之世未嘗徙封通王也若昭宗時領侍衛軍爲韓建所殺者乃通王滋非夔王兩王名偶相同豈可傅會爲一人乎謂建所殺者當是德宗子通王諶之後嗣封者史臣不能深攷妄意夔王有徙封之事失其實矣

沂王禋

昭宗紀稱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凡九王宣宗諸子傳則云十一王謂通王滋與睦濟韶彭韓沂陳覃延丹十王也紀無

濟瓊二王諸王皆疎屬史家失其系胄獨沂王禋爲昭宗子而昭宗諸子傳不言禋爲韓建所殺且昭宗諸子禋次居六其時必未典兵何故爲建所忌又建所殺者十六宅諸王耳昭宗子必不在十六宅就令有出居者亦不應獨禋一人紀書沂王禋被殺事殊未可信舊史昭宗紀有儀王無沂王疑沂乃儀之譌新紀又妄益禋字耳

宋景文識見勝於歐公

唐書歐陽修撰本紀志表宋祁撰列傳後世重歐陽公之名頗惜列傳不出公手予讀儒學傳啖助論云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二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

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
排者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
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此等
議論歐陽所不能道歐陽之詩童子問正朱所譏捨成說而
詬前人者也其後王安石鄭樵輩出以穿鑿杜撰爲經學詆
毀先儒肆無忌憚景文已先見及之矣

古律有蔭減蔭贖

唐制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犯死罪
奏請議此卽周禮議貴之法也其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

兄弟姊妹妻子兄弟之子及孫犯死罪亦得上請其犯流罪以下減一等文武職事五品以上散官三品以上勳官及爵五品以上者犯死罪上請其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亦減一等七品以上官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九品以上官本身犯流罪以下聽贖此亦承隋舊制隋書刑法志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是也八議本周公之制至是始著于律唐宋相因莫之或改明名例律雖載八議之條乃戒治獄官勿許引用而先王忠厚之意澌滅盡矣

加役流

唐太宗詔長孫无忌房元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裴洪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文獻通攷

唐律疏義加役流者本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爲斷趾貞觀六年奉制改爲加役流

斷屠月禁殺日

唐律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疏云依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

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雖不待時於此月日亦不得決死刑也其正月五月九月有閏者各同正月亦不得奏決死刑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此據賓退錄所引十齋日即唐律疏之十直日也正月本是斷屠月不應單舉九日當是五月九月四字傳寫有脫漏耳

碑碣石獸

唐律諸毀人碑碣及石獸者徒一年疏云喪葬令五品以上聽立碑七品以上立碣又云石獸三品以上六五品以上四開元禮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二品（當作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

居官避家諱

唐律職制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疏義云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

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

大太二字易混

唐文宗楊溥年號皆大和非太和也遼道宗年號大康非太康也晁氏歷代紀年以字分類嘗必不誤今遼史刊本皆作太康無人能正之者

唐書

劉餗隋唐嘉話云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資

治通鑑亦采此事而唐書無之世人每譏宋子京好采小說而此傳不載觧尚公主事却有斟酌

特勤當從石刻

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勒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勒者甚多而涼國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嗢沒斯皆書者之誤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眞唯石刻出於當時眞迹況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訾議也通鑑亦作特勒而攷異云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古人讀

敕如忒敕勤卽特勤

劉禹錫傳誤

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如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今以禹錫集攷之再游元都絕句在大和二年三月是歲歲次戊申而自和州刺史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則在大和元年六月是分司在前題詩在後也以郎中分司東都本是一事初未到京師也次年以裴度薦起元官直集賢院方得還都元都詩正在此時距元和十年乙未自朗州被

召恰十四年矣集中又有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詩可見初入集賢猶是主客郎中後乃轉禮部也史云以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猶未甚核至元都詩雖含譏刺亦詞人感慨今昔之常情何至遂薄其行史家不攷年月誤仞分司與主客爲兩任疑由遊詩獲咎遂甚其詞耳

五代史

歐陽公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義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如唐廢帝紀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案春秋衛人立晉晉者公子晉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紀石敬瑭事當云契

丹立石敬瑭為晉帝方合史例今乃襲用立晉之文此史通所譏貌同而心異者也

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內而享國短促墳土未乾遂易它姓洪容齋以為失于好殺歷舉薛史所載甚備而歐史多芟之容齋論史有識勝於歐陽多矣梁起盜賊其行事無可取而卒以得國容齋舉其輕賦一節此憎而知其善也誰謂小說無裨于正史哉

周世宗兩符后

周世宗兩立皇后皆符氏舊五代史后妃傳止有宣懿皇后符氏而於後符后則闕之按文獻通攷云世宗後符后宋初

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淸仙師未幾爲尼賜名悟眞此可補薛歐二史之闕

劉昫傳不言修唐史

予嘗疑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後讀義門讀書記謂昫在唐明宗朝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國史卽唐書也義門此言欲以彌縫歐公之闕今攷之殊不然莊宗自祖父以來附唐屬籍滅梁之後祀唐七廟自稱中興以唐史爲國史固其宜矣但宰相監修國史沿唐故事雖有監修之名初無撰述之實昫之監修不過宰相兼銜而已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本名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

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
臣趙瑩監修其年四月辭丁憂以呂琦爲戶部侍郎尹拙爲
戶部員外郎令與張昭等同修唐史開運二年史館上新修
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賜監修
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直館王申等繒綵銀幣各有差其云
前朝李氏書者避晉高祖嫌名權易之耳修唐書乃在後晉
之世初命趙瑩監修瑩罷相而昫代之何氏未攷五代會要
乃臆造此說耶歐公於趙劉二傳俱不及監修事而於賈緯
傳云與修唐書蓋以監修無秉筆之職例不當書如新唐書
列修但載歐宋二人傳何嘗及監修之曾公亮哉張昭卒於宋初不入

五代史故於緯傳見之此史家之成例不可議其缺漏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七

嘉定錢大昕

宋史刻本之誤

寧宗紀嘉定四年之後七年之前衍三年五年而無六年此據武英殿刊本竊意三年當是五年之譌五年當是六年之譌宰輔表章良能參知政事在六年紀載於五年此其一證

瀛國公紀

瀛國公紀繁冗無法蓋采訪務博而不知刪汰之失雖紀末附益衛二王事爲得之

瀛國公紀德祐元年五月加婺州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承

事郎此下當有諡文憲三字史脫之也兩人賜諡出于國子祭酒楊文仲之請不應有書有不書且度宗紀于景定五年曾書命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矣基雖辭不受職亦嘗除承務郎矣今皆不書而但書處士則栢亦處士也承事之贈當載于本傳而傳反不書詳略皆無當矣若以史法言之諸臣贈諡皆當入列傳登諸帝紀重複非體且有載有不載又難免挂一漏百之誚矣

南渡諸臣傳不備

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寧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詳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

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皆無之可證其潦草塞責不全不備矣史彌遠據權卅餘年威福甚於京檜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及端平入相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釁遂失四蜀宋之亡實肇於此而本傳略不一言至如趙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皆諱而不書何以彰是非褒貶之公乎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憲宗親臨城下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爲賈似道所忌功大賞薄未竟其用而史家又不爲立傳此可

爲長太息者也

一人重複立傳

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别爲孟傳立傳李熙靖已見列傳第百十六而第二百十二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靖靜同音實一人也

編次前後失當

鄭毂仇悆高登婁寅亮宋汝爲皆高宗朝人也而次于光寧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朝人也而與胡紘何澹諸人同傳且煅之卷末權邦彦綦崈禮初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

勳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與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予所謂南渡七朝繇冗無法者此其一端也

神宗謚

宋史神宗紀首稱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東都事略紀首則稱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羅氏歷代紀年同攷宋史紀元豐八年九月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紹聖二年加謚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崇寧三年十一月更上謚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十一月加上

謚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是神宗謚凡四改宋史所書者紹聖二年所上東都事略歷代紀年所書者崇寧三年所上也東都事略則云紹聖二年加謚紹天法古運德建功欽仁崇寧三年加謚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改上謚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而無法古立憲四字歷代紀年則以體元顯道十六字謚爲崇寧所定而不載政和之加謚與宋史皆不合竊意太祖太宗開刱之主謚止十六字政和加神宗至二十字似無此情理王偁龍公邁皆南宋初人所書神宗謚亦僅十六字則宋史恐未可信且謚號當以後定

者爲正而神宗紀獨否亦史例之疎也岳珂媿郯錄謂崇寧政和閒始用繼述友恭之論屢定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祖宗者四字是神宗諡竟有廿字其言與宋史同

地理志之誤

建康府句容下云天禧四年改名常寧是句容縣改名常寧也攷景定建康志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鎮天禧元年置九域志句容有常寧東陽下蜀三鎮初不言縣有常寧之名志誤

靜江府義寧下云本義寧鎮馬氏奏置開寶五年廢入廣州新會六年復置九域志亦同按靜江與廣州道里回遠義寧又桂靜江之西北何緣并入新會此誤也蓋廣州別有義寧縣開寶五年省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元年改名信安熙寧

五年改隸新州省入新興縣與瀞江之義寧初不相涉志家以縣名相同牽合爲一殊可笑也

宋南渡後與金人講和畫淮爲界京西路唯存襄陽隨金均房光化信陽秦鳳路唯存階成鳳西和即岷州京西不復置司但遥領於湖北路故有京湖之稱金階成鳳西和則改屬利州路志但當於京西之金州秦鳳之階成鳳岷四州下各增一句云南渡改隸利州路又於岷州下增改名西和一句斯明白矣今金州已見京西南路階成鳳岷四州已見秦鳳路而又見利州路不啻重複亦非史法隨州之棗陽縣南渡嘗升爲軍而志失書棗陽軍置于嘉定十二年見輿地紀勝

梅州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按九域志梅州偽漢敬州與史不同當以九域志爲是宋初削平僭偽州縣皆仍故名此敬州當以犯廟諱特改若本恭州則無庸改矣史志作恭乃當時史臣囘避後來失於改正耳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偽漢劉氏割潮州之程鄉縣置敬州皇朝以敬州犯翼祖諱改名梅州此爲得之

宋史褒貶不可信

宋史於南渡季年臣僚褒貶多不可信如包恢知平江府奉行公田至以肉刑從事見於賈似道傳而本傳言其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政聲赫然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此豈

可信乎劉應龍當賈似道專政時與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等承順風指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見于理宗紀而本傳言其不附似道何其相矛盾之甚也

藝文志脫漏

宋史藝文志重複譌舛較前史爲甚予於廿二史攷異言之詳矣而宋人撰述不見於志者又復不勝枚舉姑以予淺學所曾寓目略言之如曾鞏隆平集二十卷熊方後漢書年表十卷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劉時舉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葉隆禮契丹志廿七卷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四十卷王明清揮麈錄四卷

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王應麟玉海一百卷王
楙野客叢書廿卷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阮閱詩話總龜
一百卷趙汝愚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洪邁萬首唐人絕句
一百卷袁說友成都文類五十卷杜大圭名臣琬琰集一百
七卷劉克莊千家詩選廿二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十卷朋
九萬烏臺詩案一卷倪思經鉏堂雜志八卷戴埴鼠璞一卷
眞德秀文章正宗二十卷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陳思寶刻
叢編二十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一卷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六
十卷後集五十卷新集三十六卷別集三十二卷續集二十
八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潘自牧紀纂淵海一百九十

五卷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劉克莊後邨居士集五十卷後邨大全集二百卷祝穆方輿勝覽七十卷張淏會稽續志八卷羅濬四明志二十一卷梅應發劉錫四明續志十二卷鄭瑶方仁榮新定續志十卷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五十卷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一百卷史能之咸淳毘陵志三十卷高似孫剡錄十卷鮑廉琴川志十五卷凌萬頃邊實玉峯志口卷邊實玉峯續志口卷常棠澉川志八卷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王十朋集注東坡詩三十二卷施元之注東坡詩四十二卷李壁注王荊公詩五十卷任淵注

山谷詩內集二十卷史容注山谷詩外集十七卷史季溫注山谷詩別集二卷任淵注陳後山詩十二卷冦宗奭本艸衍義二十卷皆大部通行閱今四五百年尚存而元時史臣轉未著錄眞可怪也

王安石傳誤

王安石傳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王明淸揮麈錄言國朝名公多戹於六十六介甫亦其一也吳曾漫錄謂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李壁亦言介甫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自天禧辛酉至元祐元年丙寅實六十六年非六十八也長編載安石移書呂惠卿曰毋使齊年知馮京與安石俱生辛酉故

稱爲齊年此其明證

邵雍傳誤

宋史道學傳謂雍年七十六按堯夫歿於熙寧十年程伯淳志其墓云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先生生于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敘述年壽明白可信史作七十六蓋傳寫偵倒耳魏了翁跋康節先生荅富弼公柬云治平元年邵子年五十四與墓志合

劉應龍傳脫誤

劉應龍傳帝怒吳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應龍使劾潛按理宗使應龍劾潛則應龍必臺諫也丁大全傳稱監察御史劉應龍傳不言除某官而遽言朝受命所受者何命乎此

必有脫文矣又云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案贛州守例兼江西兵馬鈐轄若節度使非文臣應得之官此必有誤矣節鎮無青海軍當是清海之譌此猶傳寫偶誤要之應龍斷不授節度使也

折杖起於宋初

宋史刑法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一十臀杖七下刑統同

凌遲

唐律無凌遲之刑雖反逆大惡罪止於斬決不待時而已陸游謂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見渭南文集 宋初頒行刑統重罪不過斬絞亦無凌遲法也眞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强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宋史刑法志 仁宗天聖六年詔如聞荊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持斬持與遲同音 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持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持凌持者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極法也文獻通攷 神宗

熙寧八年沂州民朱唐首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遣權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詞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雜治獄具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馬端臨謂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强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非中以危法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徽宗崇寧四年妖人張懷素及吳儲吳侔邵禀並凌遲處斬

戒石銘

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爲晨夕之戒（見繫年要錄太宗戒石銘實襲用孟昶語洪容齋嘗言之矣）

宋太廟

夢粱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十三室（十三室者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各一室也）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遂爲一十四室皆正中蓋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有論及者（咸淳間廟自太祖至理宗凡十四室）

宋人避軒轅字

予見宋板經籍遇軒轅二字輒缺筆初未詳其說後讀李氏通鑑長編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矣閏十月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壬申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降聖節七年六月己卯朔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乃悟軒轅二字闕筆之由宋史眞宗紀亦載禁

斥黃帝名號事而其文不詳

宋世慶節

宋制諸帝生辰聖節各立嘉名太祖曰長春二月十六日 太宗曰乾明十月七日 真宗曰承天十二月二日 仁宗曰乾元四月十四日 英宗曰壽聖正月三日 神宗曰同天四月十日 哲宗曰興龍十二月八日 徽宗曰天寧十月十日 欽宗曰乾龍四月十三日 高宗曰天申五月廿一日 孝宗曰會慶十月廿二日 光宗曰重明九月四日 寧宗曰天祐十月十九日 又改瑞慶理宗曰天基正月五日 度宗曰乾會四月九日 瀛國公曰天瑞九月廿八日 母后臨朝亦有立節名者章獻劉后曰長寧正月八日 宣仁高后曰坤成七月十六日 此外又有天慶正月三日 天貺六月六日 天祺四月一日 初名

天禎後改皆先天七月一日降聖十月廿四日聖開基正月
天書降日　聖祖降　聖祖降延恩殿　四日
太祖諸節徽宗所立天應十一月寧睍五月十眞元二月十
受禪　五日　二日　五日
元成八月天符十月廿諸節南渡後即省
九日　五日

以年號爲州縣名

吾邑本崑山縣東鄉宋寧宗嘉定十五年置縣以年號爲名攷古以年號名縣者唐有寶應至德光化五代有長興宋有乾德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崇寧政和慶元寶慶贛州之會昌縣置於宋代非因年號得名又有以年名府者則唐之興元宋之紹興隆興慶元咸淳是也蜀之嘉定府改名在嘉定紀元之前非因年而改名以年名州者則宋之太平興國是也

花石綱

程俱吳江回申講求遺利狀云頃年以來綱運自浙而西以過縣境者有曰明金生活有曰佛道帳殿有曰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劵米無慮若干千石計工無慮若干萬夫家根借請之數不與焉俱此狀在徽宗卽位之初其時卽有花石綱運是花石綱不始於朱勔也

錢文紀年號

宋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仁宗改元寶元特命以皇宋通

寶爲文慶歷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崇寧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寶慶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寶祐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宋史食貨志

年號連書從省

宋人稱本朝年號多割取一字或舉上一字政宣建紹乾淳是也或舉下一字祐聖泰禧是也或錯舉上下各一字熙豐是也明代亦有洪永化治嘉隆隆萬天崇之稱皆起于時文家

田錫謚

端平初游侶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

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見直齋書錄解題宋史理宗紀本傳俱不載蓋史於理度兩朝事迹多缺漏

范祖禹謚

范祖禹謚正獻見於魏鶴山集及困學紀聞而宋史不載據兩朝綱目備要在寧宗時

景定建儲更名

王伯厚云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按宋史度宗本名孟啟淳祐十一年賜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子改賜名禥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璿

字文衡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于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未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

張載謚

横渠之謚史稱明公獨趙希弁讀書附志稱爲誠公云嘉定中有旨賜謚禮官議謚曰達或者不以爲然改謚曰誠或者又以謚法至誠感神爲疑久之乃謚曰獻與它書不合

王安石狂妄

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鎮爲太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兄李壁注王詩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

實有符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眞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篇曰皇父孔聖又云具曰予聖古來迷國罔上之臣先後一轍安石非獨得罪於宋朝實得罪於名教豈可以其小有才而末減其狂惑喪心之大惡哉

明道先生

程伯淳之歿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

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爲人臣之私稱而潞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議及此者

程邵之學

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學於伊川伊川答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爲堯夫志墓稱其闔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貫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葢未敢以聖賢之徒許之也至述其傳授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

宋儒議論之偏

劉後邨云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爲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見文獻通攷）予謂少游之翰墨猶足以潤身吉甫附會介甫至於壞亂天下雖看經書何益哉朱文公意尊洛學故於蘇氏門人有意貶抑此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

宗室入翰苑

王伯厚云宗室入翰苑三人彥中汝談汝騰按彥中在孝宗朝汝談汝騰在理宗朝皆南渡以後事予又攷元祐六年二月左朝請大夫龍圖閣待制權禮部尚書趙彥若爲翰林學士七月改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見長編）是宗室入翰苑不

止三人也

孔子諱

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爲瑕縣龔邱縣爲龔縣至正直記丘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丘者則讀作某以丘字朱筆圈之凡有丘字讀若區至如詩以爲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避老子名字

吳曾漫錄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字伯陽及謚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今按南渡秦相子熺字伯陽當時不以爲非則政和之

禁未久而即弛矣

僧道不稱寺觀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依此改定

政和禁聖天等字命名

政和八年五月戸部幹當公事李寛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皇聖三字爲名字者悉命革而正

之然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槩禁約依奏能改齋漫錄 容齋續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爲名字

禁人名寓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余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况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曰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

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靚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聖旨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張懷素吳儲

李壁注王介甫詩引國史舒州人張懷素本百姓自稱落魄野人以幻術游公卿閒於元祐六年說朝散郎吳儲云公福似姚興可爲關中一國主儲云儲福弱豈能及姚興懷素云但說有志不說福紹聖四年懷素入京又與儲結約儲以語侔崇寧四年事敗獄成懷素吳儲吳侔邵禀並陵遲處斬楊

公輔魏當郭秉德並特處死吳儲父安持貸命免眞決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潭州編管吳侔母王氏係王安石女特免遠竄送太平州羈管侔弟儼送道州羈管呂惠卿子淵坐曾聞妖言不以告削籍竄沙門島惠卿散官安置宣州蔡卞降職奉外祠鄧洵武妻吳侔之兄出知隨州安惇追貶散官初蔡京實與懷素往來書疏猥多余深林攄鞫制獄曲爲京地故京獨免懷素之敗本潤州州學內舍生湯東野將錢十千與進士范寥入京告發獄竟東野除宣義郎寺監主簿范寥特除供備庫副使東野用是積累至從官晚年嘗見臥床有人頭無數此洪邁等所修四朝國史也當據以補宋

史之闕梁谿漫錄云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

李彥章言史學

能改齋漫錄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薿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

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也已上貝錄王安石之學其弊至於妄誕無忌憚若此孟子生於心害於政之言豈欺我哉

張浚爲黃汪所薦

紹興五年七月右承直郎黃秠令吏部差虔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謬戾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覆貲產凋零其子秠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秠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見繫年要錄宋史不載其事於潛善與浚傳蓋史家以南軒之故曲爲浚諱然浚早年黨於黃汪力攻李忠定幾欲擠之死地此豈有是非之公者乎晚節以不附和議頗爲淸流所許而志廣才疏

履致敗衂迹其生平瑕瑜不能相掩自朱文公爲作行狀極其贊美楊誠齋以浚不與配享力爭去官而後之稱浚者往往過其實矣其爲黃潛善子乞恩澤一事不失古人篤於故舊之誼要其附和汪黃之迹終不能爲之諱也

張于湖對策

繫年錄紹興廿四年三月策試進士問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張孝祥策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爲安者固已論道經邦燮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居願視此爲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考官魏師遜

等定秦檜孫塤爲首孝祥次之讀塤策覺其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孝祥爲第一而塤爲第三按于湖對策以諛秦檜得枉高選宋史本傳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殊非其實

史浩薦張浚

世皆謂史浩沮張浚不知孝宗之召浚實浩薦之陸游太師魏公史公挽詞其一篇云舊弼初收召惟公力贊揚都亭移供張全魏徹封疆大度寧猜沮羣言自中傷拳拳虛左意猶可質穹蒼自注云公初披附即力薦張忠獻公于壽皇如賜館都亭驛超封魏國公皆公密奏且嘗乞用張公爲首相而

己佐之放翁與張史同時其言必不妄

沈尤同族

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爲尤一姓實一姓也

梁谿漫錄

周孚先

朱文公論語集注先行其言章引周氏說謂周孚先也孚先宋史無傳按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五年十一月右廸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孚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孚先晉陵人嘗從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九成等言其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

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爲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禆教化故有是命明年三月特改左承事郎史能之毗陵志

孚先字伯忱建中靖國初與弟恭先從伊川先生游與楊龜山相友善龜山好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爲戒謂孚先兄弟氣質淳明可與入道其語邢和叔亦曰二周與楊時似同胞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輒得親筆開諭服膺拳拳惟以顏子爲法該太學特恩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皆不就朝廷命白衣上殿賜承事郎改奉議句祠紹熙間黃守灝奉孚先兄弟祔饗於城東書堂

秦檜妻賜號先生

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沖眞先生時王佐爲吏部員外郎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

陸游撰王佐墓志

范文穆與文正不同族

范文穆公成大世居吳郡而與文正不同族周益公撰文穆神道碑首言吳郡范文正起孤童事仁宗皇帝當慶歷癸未入參大政後百三十有六年公復參孝宗皇帝政事雖譜牒

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陽之順陽是其證也又益公乾道壬辰南歸錄有一條云右通直郎范公武文正公之後今歲有子登科范氏自忠宣公皇祐中登科後今方有人若文穆與兄成象於紹興中先後登第果係同族不當作斯語矣今吳中范氏譜以文穆爲文正之後殆不可信

蘇門四學士

黃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故事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祕書丞少游官祕書省正字文潛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館職元豐改官制以祕書省官爲館職故有學士之稱不特非翰林學士亦非殿閣諸學士也唯學

士爲館閣通稱故翰林學士特稱內翰以别之

李士美狀元

揮麈錄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鼎席李士美者邦彥也何文縝者㮚也馬貴與選舉考載宋朝省元狀元之名李邦彥不與焉此兩書皆不應有誤姑書以俟攷宋史李邦彥上舍及第

薛昂

薛昂字肇明杭州人吳曾漫錄荆公在鍾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荆公爲代作今集中所

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旣官逹出知江寧府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坐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棋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稱李璧曰昂賦蔡京君王慶會詩逢時可謂眞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囘時謂之薛萬囘

李心傳

李心傳晩年寓居湖州自號雪濱病叟又稱秀巖

李挺之

鼂說之撰李挺之傳云李之才字挺之靑社人天聖八年進士出身師河南穆伯長受易伯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

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化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然晁傳不言有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圖

楊大年事不足信

孫奕示兒編云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即目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仁皇深喜其敏速按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尚未即位也章獻太后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文亦輕薄不可施於母后此委巷無稽之談而季昭采之毋乃見笑於大方乎

劉高尚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徽宗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至賜號高尚先生嘗言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費衮梁谿漫錄趙與旹賓退錄俱載其事趙錄謂名卞功而吳曾漫錄云劉卓未詳孰是柯維騏宋史新編論崔公度諸人引高尚毋以政事殺百姓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兩語是誤以高尚爲人姓名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終